

開放文學－英雄傳奇－薛仁貴征東
第十九回 富家女逃難托乳母 貧窮漢有幸配淑女

詩曰：本來前世定良緣，今日相逢非偶然；
雖是破窠多苦楚，管須富貴在他年。

那員外一時躲閃不及，倒跌了一跤，趴起身來叫聲：「丫環們，與我把這座灶頭拆下來填實了！」眾丫環一聲答應。這班丫環拆卸的拆卸，填井的填井，把這一個井頃刻間填滿了。田氏大娘假意叫聲：「姑娘死得好苦。」

揩淚回進自己房中去了。大洪叫聲：「爹爹何苦如此把妹子逼死，於心何忍？」

說罷也往外邊走了去。那院君說：「老賊阿！你太刻毒了些，女兒既被逼死，也該撩起屍骸埋葬棺木也罷了，怎麼屍首多不容見，將他填在泥土內了？這等毒惡，我與你今世夫妻做不成了！」這院君假意哭進內房。員外也覺無趣，回到書房悶悶不樂。

我且丟下柳家之事，再表那薛仁貴心驚膽戰，恐怕有人追趕，在雪內奔走個不住。一口氣跑得來氣喘吁吁，離柳家莊有二十里，見前有個古廟，心下想道：「不免走進去省省氣力再走。」仁貴走進廟中，坐於拜單上面省力，我且慢表。

再講這柳金花小姐被乳母拖住跑下來不打緊，可憐一位小姐跑得來面通紅漲，三寸金蓮在雪地上別得來好不疼痛，叫聲：「乳母，女兒實是走不動了，那裡去坐一坐才好。」顧媽媽說：「姑娘，前面有座古廟，不免到裡邊去坐一坐再走。」二人趨上前來。那知仁貴也在裡邊坐了一回，正要出廟走，只見那邊兩個婦人遠遠而來，便心中暗想道：「不好阿！莫非是柳家莊來拿我的麼？不免原躲在裡面，等他過了再走。」列位，那仁貴未曾交運，最膽小的，他閃進古廟想：「這兩個婦人，倘或也進廟中來便怎麼處？阿！有了，不免躲在佛櫃裡邊，就進來也不見的。」仁貴連忙鑽入櫃中，到也來得寬鬆，睡在裡邊了。

且表那小姐同了乳母進入廟中，說：「姑娘，就在拜單上坐一坐吧。」

小姐將身坐下。顧媽媽抬眼團圍一看，並無閒人，開言說道：「姑娘，你是一片慈心，道這薛禮寒冷，賜他紅衣，再不道你爹爹性子不好。見了紅衣，怪不得他發怒，無私有弊了。我雖領你出門，逃過眼前之害，但如今那裡去好？又無親戚，又無眷屬，看來到要死一塊了。」小姐叫聲：「乳母，總然女兒不好，害你路途辛苦。我死不足惜，只可惜一個薛禮，他也算命薄，無家無室，冷寒不知受了多少，思量活命，到此看木料，我與他一件紅衣，分明害了他了。我們逃了性命，這薛禮必然被爹爹打死了。」乳母道：「這也不知其細。」二人正在此講，驚動佛櫃裡面一個薛仁貴，聽見這番說話，才明白了：「阿！原來如此！這件紅衣卻是小姐道我身上寒冷送我的，我那裡知道其情，只道是天賜紅衣，被員外看見，倒害這位小姐離別家鄉，受此辛苦，街坊上出乖露醜，哎！薛禮阿，你受這小姐這樣大恩不思去報，反害他逃生受苦，幸喜他來到廟中息足，不免待我出去謝謝他，就死也甘心的了。」

想罷一番，即使將身鑽出佛櫃，來到小姐面前，雙膝跪下叫聲：「恩小姐所賜紅衣，小子實是不知，只道天賜與我，故爾將來穿在身上，誰想被員外見了，反害小姐受此屈打，又逃命出門，小子躲避在此，一聽其言，心中萬分不忍，因此出來謝一謝小姐大恩，憑小姐處治小子便了。」忽地裡跪在地下說此這番言語，倒嚇得小姐魂不附體，滿面通紅，躲又躲不及。乳母倒也乖巧，連忙一把扶起說：「罪過罪過，一般年紀，何必如此。請問小官人向何方，年庚多少？」仁貴說：「媽媽，小子向在薛家莊，有名的薛英員外就是家父，不幸身故，家業凋零，田園屋宇盡皆耗散，目下住在破窠裡面，窮苦不堪。故此在員外府上做些小工謀食，不想有此異變，我之罪也！」顧媽媽叫聲：「薛禮，我看你雖在窠中，胸中志略才高決不落薄。我家小姐才年二十，閨閣千金，見你身上寒冷，賜你紅衣，反害了自家吃苦，如今雖然逃脫性命，只因少有親眷，無處棲身。你若感小姐恩德，領我們到窠內權且住下，等你發達之時再報今日之恩，也就是你良心了。」薛禮叫聲：「媽媽，我受小姐大恩，無以圖報。如若薛禮家中有高堂大屋，豐衣足食，何消媽媽說得，正當供養小姐。況且住在破窠並無內外，又無什物等件，叫花一般，只有沙罐一個，床帳俱無，稻草而睡。小姐乃千金貴體，那裡住得服？不但受些苦楚，更兼晚來無處棲身，小姐青年貴體怎生安睡？外人見了，又是一番猜疑。不但報小姐恩德，反是得罪小姐了，使小子於心何忍？豈非罪更深矣！」乳母說：「薛禮，你言語雖然不差，但如今無處棲身怎麼處？」心中一想，輕輕對姑娘說道：「若不住破窠，那裡去好？」金花道：「乳母阿，叫我也無主意，只得要薛禮同到窠，速尋安身之處再作道理。」乳母說：「去便去了，但薛札這番言語實是真的，不分內外眼對眼，就是姑娘你也難以安睡。我看薛禮這人，雖然窮苦，後來定有好處。姑娘，既事到其間，為乳母做個主張，把你終身許了他罷。」那柳小姐聽見此言，心中一想：「我前日贈他衣服，就有這個心腸。」今聞乳母之言，正合其意，便滿心歡喜低倒頭不開口。乳母覺著了他心意，說道：「薛大官，你道破窠中不分內外，夜來不好睡，我如今把小姐終身許你如何？」薛禮聽言大驚，說：「媽媽休講此話！多蒙小姐賜我紅衣，從沒有半點邪心。老員外尚然如此，媽媽若說小姐今日終身許我，叫薛禮良心何在？日後有口難分真假，此事斷然使不得的！」

乳母道：「薛禮官人，你言之差矣！姻緣乃五百年前之事，豈可今日強配的？小姐雖無邪心，卻也並無異見。但天神作伐，有紅衣為記，說什麼有口難分真假？」仁貴說：「媽媽阿！雖然如此，但小子時衰落難，這等窮苦，常常怨命。況小姐生於富家閨閣，好過來的，那裡住得服破窠起來？豈非害了小姐受苦一生一世？我薛禮一發罪之甚也！況小姐天生花容月貌，怕沒有大富大貴才子對親？怎生配我落難之人起來，此事斷然使不得！」乳母見他再三推辭，便大怒道：「你這沒良心的，我家小姐如此大恩，贈你紅衣反害自身，幸虧弟兄心好，故放逃生。今無棲身之地，要住在你破窠你卻有許多推三阻四，分明不許我們到窠中去了！」薛禮說：「媽媽，這個小子怎敢？我若有此心，永無好日！既然媽媽大怒見責，我就依允此事便了。」乳母說：「薛大官，這句才說得是，你既應承，那包裹在此，你拿去領小姐到破窠中去。」

仁貴答應，把包袱背在脖子上便說：「這個雪地下不好走的，此去還有十里之遙，諒小姐決走不動，不如待我馱了去吧。」乳母說：「到也好。」柳金花方才走了二十餘里，兩足十分疼痛的了不得，如今薛禮馱他走，心內好不歡喜，既許終身，也顧不得羞丑了。薛仁貴乃是一員大將，馱這小姐猶如燈草一般輕的，馱了竟望雪跑了去。乳母落在後面，走不上前起來，仁貴重又走轉，一把挽了乳母的手而走。不上一回工夫，到了丁山腳下，走進破窠放下小姐，乳母便說道：「你看這樣一個形相，小姐在此如何住得？」金花叫聲：「乳母，看他這樣窮苦，諒如今飯米俱沒有的。可將此包裹打開，拿一塊零碎銀子與他，到街坊去買些魚肉柴米等類，且燒起來吃了再處。」乳母就把一塊銀子付與仁貴說：「行灶要買一隻回來的。」仁貴說：「曉得。」

接了銀子滿心歡喜，暗想：「如今餓不死的了。」

按下薛仁貴忙忙碌碌外邊買東西。今再講王茂生他少了薛仁貴吃飯，略覺寬鬆幾日。這一日，那王茂生賣小菜回來，偶從丁山腳下破窠前經過，偶抬頭往內邊一看，只見兩個婦人在裡邊，心下一想：「這窠內乃是薛兄所居之地，為何有這兩個堂客在內？」正立定在窠前躊躇不決，忽見薛仁貴買了許多小菜魚肉歸來。王茂生說：「兄弟，你在柳家莊幾時回來的？為甚不到我家裡來，先在這裡忙忙碌碌？請問裡面二位是何人？」薛禮說：「哥哥，你且歇了擔子，請到裡面我有細話對你講。」茂生連忙歇了擔子，走進破窠。

仁貴放了米肉什物，叫聲：「小姐，！這位是我結義哥哥，叫王茂生，乃是我的大恩人，過來見了禮。」茂生目不識丁，只得作了兩個揖。仁貴把賜紅衣對茂生如此長短細細說了一遍，茂生不覺大喜說：「既如此，講起來是我弟婦了。兄弟，你的運已交，福星轉助。今日是上好吉日，不免今晚成親好。」

仁貴說：「哥哥，這個使不得！況破窠內一無所有，怎好成！親？」茂生說：「一些也不難，抬條椅凳，被褥傢伙等物待我拿來。喜嬪是你嫂嫂，掌禮就是我，可使得嗎？」乳母道：「到也使得。有銀二兩，煩拿去置辦東西。」

王茂生接了銀子出窠說：「兄弟，我先去打發嫂嫂來。」仁貴說：「既如此，甚妙。」他在窠內忙忙碌碌準備。

單講王茂生挑擔一路快活，來到家內對毛氏妻子細細說了一回。大娘心中得意，說：「既有此事，我先往窰中去，你快往街坊買了些要緊東西、急用什物，作速回來。」茂生道：「這個我曉得的。」夫妻二人離了自家門首，毛氏竟到破窰中。仁貴拜見了嫂嫂，小姐乳母二人也相見了禮。毛氏大娘他是做賣婆的，喜嬪到也在行的，就與姑娘開面。料理諸事已畢，卻好王茂生來了，買了一幅被褥鋪蓋、一套男衣、一個馬桶，與他打好床鋪，又回到家中搬了些條桌、椅凳、飯盞、箸子等類，說：「兄弟，為兄無物賀敬，白銀一兩，你拿去設幾味中意夜飯吃了花燭。」薛禮說：「又要哥哥費心。」接了銀子正去買辦。茂生好不忙碌，挑水淘米，乳母燒起魚肉來。差不多天色昏暗，仁貴換了衣服，毛氏扶過小姐，茂生服侍仁貴，參天拜地、夫妻交拜已畢，猶人家討養新婦一般做了親。茂生安排一張桌子，擺四味夜飯，說：「兄弟坐下來，為兄奉敬一大杯。」薛禮說：「不消哥哥費心，愚弟自會飲的。」茂生敬了一杯，叫聲：「娘子，我與你回去罷。兄弟，你自慢飲幾杯，為兄的明日來望你。」仁貴說：「哥哥，又來客氣了，且在此，等愚弟吃完花燭，還要陪哥哥嫂嫂飲杯喜酒去。」茂生道：「兄弟，這倒不消費心了。」

茂生夫妻出了窰門，竟是回家，我且不表。

再說仁貴飲完花燭，乳母也吃了夜飯，如今大家睡覺。顧媽媽著地下打一稻草柴鋪，分這條褥子來當被蓋了，仁貴落好處又不凍餓。這一夜夫妻說不盡許多恩愛，一宵晚景不必細表。

次日清晨，茂生夫妻早來問候，茶罷回去。如今薛仁貴交了運了，有了娘子，這三百兩頭放大膽子吃個飽足的，三個人每日差不多要吃二斗米。誰想光陰迅速，過了一月，銀子漸漸少起來了。柳金花叫聲：「官人，你這等吃得，就是金山也要坐地吃山空了。如今隨便做些事業，攢湊幾分也好。」

仁貴說：「娘子，這倒煩難，手藝生意不曾學得，叫我做什麼事業攢湊起來？想去真正沒法。」自此仁貴天天思想，忽一日，想著了一個念頭，尋些毛竹，在窰內將刀做起一件物事來了。小姐叫聲：「官人，你做這些毛竹何用？」

仁貴說：「娘子，你不曾知道，如今丁山腳下雁鵝日日飛來，我學得這樣武藝好弓箭，不如射些下來，也有得吃了，故而在此做弓箭，要去射雁。」小姐說：「官人，又來了，既要射雁，拿銀子去買些真弓箭射得下，這些竹的又無箭頭，那裡射得下？」仁貴說：「娘子，要用真弓箭非為本事，我如今只只要射的是開口雁，若傷出血來非為手段，故用這毛竹的弓箭。雁鵝叫一聲就要射一箭上去，貼中下瓣咽喉，豈不是這雁叫口開還不曾閉，這一箭又傷不傷痛，口就合不攏，跌下來便是開口雁了。」小姐說：「官人，果有這等事？候射下雁下便知明白了。」那仁貴做完，到丁山腳下候等。只見兩隻雁鵝飛過來，仁貴扳弓搭箭，聽得雁鵝一聲叫，嗖的一箭射將上去，正中在咽喉，雁鵝墜地果然口張開的。這如今只只多射開口雁，一日到有四五十隻拿回家來，小姐見了滿心歡喜，仁貴拿到街坊賣了二三百文，一日動用盡足夠了。

自此天天射雁，又過了四五個月。忽一日在山腳下才見兩隻雁鵝飛過，正欲攀弓，只聽見那一邊大叫：「呔！薛仁貴你射的開口雁不足為奇，我還要射活雁。」仁貴聽見此言，連忙住了弓，回轉頭一看，只見那邊來了一人，頭上紫包巾，穿一件烏緞馬衣，腰拴一條皮帶，大紅禪褲，腳踏烏靴，面如重棗，豹眼濃眉，獅子犬鼻，招風大耳，身長一丈，威風凜凜，其人姓周名青、也是龍門縣人，從幼與薛仁貴同師學武，結義弟兄，本事高強，武藝精通，才年十八，正是小英雄，善用兩條鑲鐵鋼，有萬夫不當之勇。只因離別數載，故而仁貴不認得了，因見周青說了大話，忙問道：「這位哥，活雁怎生射法，你倒來射一隻我看看。」周青說：「薛大哥，小弟與你作耍，你難道不認得小弟了嗎？」仁貴心中想一想說：「有些面善，一時想不起了，請問哥尊姓，因何認得小弟。」周青說：「薛大哥，小弟就是周青。」仁貴道：「阿呀！原來是周兄弟。」連忙撇下弓，二人見禮已畢，說：「兄弟，自從那一年別後，到今數載有餘，所以為兄的正不認得賢弟。請問賢弟，一向在於何處，幾時回來的？」周青說：「哥哥有所不知，小弟在江南，傅家特請在家內為教師，三百兩一年，倒也過了好幾年。自思無有出頭日子，今聞這裡龍門縣奉旨招兵，為此收拾行囊飛星趕來。哥哥有了這一身本領，為何不去投軍，反在這裡射雁？」仁貴說：「兄弟，不要說起，自從你去之後，為兄苦得來不堪之極，哪裡有盤纏到龍門縣投軍。兄弟耳朵長，遠客江南，聞知回來，謀幹功名，如今不知在何處作寓。」周青說：「我住在繼母汪媽媽家內。不想哥哥如此窮苦，我身雖在江南，卻心中日在山西，何日不思？何日不想？今算天運循環，使我們弟兄相會。哥哥，射雁終無出息，不如同去投軍乾功立業，有了這一身武藝，怕沒有前程到手？哥哥你道如何？」仁貴說：「兄弟之言，雖是淮陰侯之論，但為兄有妻子在家，一則沒有盤費，二來妻子無靠，難以起身，故爾不敢應承。兄弟一個去乾功立業罷。」周青說：「哥哥有了嫂嫂，這也可喜阿！哥哥，雖然如此，到底功名為大。自古說，『學成文武藝，貨與帝王家。』我和你尚幼時同師所學：豈有乾功立事業，不共桃園結義人？」